

通鑑類稿卷之二十八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贈送類教官上

送黎教授序

道之於天下也無乎不在而必有所寄焉寄之於人不擇其地入而生有魯河朔之間有得是道也道之任固寄乎是人也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於斯道有得焉道之任亦寄乎是人也得道有淺深而所寄之任亦隨之而重輕焉蓋天出是道



必畀諸人。人必有也。而不人人知。人惟不人人知。於是有先知者。天必命之。以所知識所未知。而斯道之任寄焉。初不計其地之遐近。內外也。豈惟民哉。人君之任人。也亦然。予友黎浩然先生。以潞州學正陞起。為河南府學教授。奉

天子命。掌千里教。所寄之任。亦云重矣。夫河南乃中州大郡。周漢故都。二程夫子之故里。先生起自嶺海。來教於斯。據師箠。以為其郡人子。矜式身任。夫風化廢興。人才盛衰之責。豈非以其道歟。自孔孟後。道之不明。不行。千有餘年。二程夫子始

起於河洛之間。闡明斯道。歸然為百代宗師。其

言懿範。載諸方冊。學者家傳。而人誦之。雖萬里猶

中州也。況於中州者乎。又況在其故里者乎。予知先生之道。易行也。必矣。夫以儒先之道。還行諸其故里。以教諸其後人。譬則操海舟而泛之於海。駕陸車而馳之於陸地。與器相宜。無難也已。雖然。道亦未易明。以行也。有舟與車。而後可以行。海與陸。無舟與車。與有之。而非泛大海。馳大陸之具。則亦有所不行矣。經曰。惟數學半。又曰。教學相長。於先生望焉。是亦責備賢者之意也。是亦朋友

規之義也

送思恩當教授序

子友盧文書以高唐州學正秩滿陞思恩府教授
客有謂予曰文圭儒雅士其為人醇謹而學有
委且善於教人兩教支郡皆能以師道自處
課最升教大郡也固宜焉乃不遇在齊魯閩浙
邦弊弊然載其妻孥書籍走山空水絕之處以
遠人無乃非其地邪予應之曰不然君子不擇地
而仕矧文圭之仕也以儒為官以道為任以教為
職儒以道得民道無往而不在以無往而不可

夫何遠邇華夷之間彼夫齊魯閩浙之邦道素明
教素行人才素多苟具人體粗知文墨者被儒初
冠坐明倫堂擁臯比執簿籍以臨諸生而其人才
之盛風俗之美固自如也惟夫僻遠之域教道未
甚乎風俗未甚變人才之生未甚衆而能俾吾道
之必明教之必行以致其風俗人才之盛美無異
於齊魯閩浙之邦豈人人能之哉非夫學通經術
教有成效者未易居此於此然後足以見其學有
本而教有方焉文圭之茲行是已抑予聞廣右之
兩江舊未有學思恩有學蓋昉於今都帥岑侯之

請諸朝而立也侯世官其土素有好賢禮士之名觀其惓惓以建學立師為首務則其為人可知焉夫以文圭之道之教而又得賢主人如侯者以左右之其道之必明教之必行也可知矣異時兩江之間文教之興風俗之美人才之盛一變而至於齊魯閩浙之邦必自思思始而思思之所以變而至於盛且美則又自岑侯與文圭始也孰謂文圭之往教于茲為不得其地哉客唯而退文圭行書與客言者而為贈行序

送周教授序

歲辛未海陽周克明以進士乙科拜山西遼州學正尋丁內艱起改代州今九年秩滿課最陞湖廣之常德府教授夫克明越產也北遊於中國以其道教晉之人晉之人受其教既有成效矣而又載道之南以教楚之人蓋道在天地間無乎不有無乎不同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道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道也以及至於北海南海之有聖人亦莫不同此道也學聖人者載此同然之道以之四方則雖夷狄遐外之域無所往而不得焉况在衣冠文物之地而其人已素習周公仲尼之道者哉是

宜克明所至以是道而教於人而人被其教者皆能遵之而有以臻其效也曰其前以占其後則後之不異於前可知已嗟夫士生明時荷

天子寵榮以儒為官以道為職掌千里之文教高冠大裾峨如檐如中明倫堂擁臯比據高座談說周公仲尼之道以教諸其徒琴瑟在前過者不敢越也夏楚在側望者收其威也當夫日色初昕鼓聲載嚴青青子衿或冠或童鴈行以進序揖階下既而分侍左右屏氣斂容柔聲下氣肅如也雍如也于以仰先生之德容于以聽先生之教言若

何然噫為師儒者亦樂不矣夫孟子曰樂得天下不才而教育之一郡之地方之天下固為小矣然疆域千里烟火萬家凡其民之俊秀是東是拔咸在吾模範之中以受吾教以鑄甄陶之化何樂如之彼夫居師儒之位而有外慕焉者不知樂者也克明其勿似之其益思所以勉求周公仲尼之道以稱其職以永其樂哉克明之同學友毛鎮革求予文為克明之官之贈書此畀焉

送慈溪楊教諭序

慈溪古句章地其物產之富見於陸士龍與車茂

安書其習俗之美見於王半山縣學記其人才之
盛見於王應麟四明七觀夫物產富則人有以自
足而無事於外習俗美則人有所漸染而不煩於
教人才盛則人有所興發而皆起企慕之心得邑
於此而教之豈非樂哉金臺楊君用德今興濟伯
兼禮部尚書楊公之從子也幼隨其尊府任福建
醴司因家三山歲癸酉以春秋領福建鄉薦又三
年試禮部中進士乙科得慈溪教諭夫以英妙之
年當熙洽之時得師儒之職談周公孔子之道必
淑諸人固可樂矣矧又得邑如慈溪者以教之

為樂如何哉嗟乎山川限隔風氣頗殊物產
而習俗未必美習俗之美而人才未必盛有一
此固足為樂况兼其三而有之是誠可樂也已雖
然此特其樂之在外者爾非其內也吾聞邑先賢
有楊敬仲者得陸氏之學而其為教也專於尊德
性有黃東發者崇朱子之學而其為教也先於道
問學朱陸之學雖若不同而實相發君臨楊黃過
化之邦教其故鄉遺裔誠明二氏之學以會朱陸
之全而歸其極於朱子焉使明誠並進內外昭融
斯又樂之在內者也以之修己可以俯仰無愧推

以淑人雖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可也一邑云乎
哉君行矣進士鄭君君之高第弟子也求文於予
因書此以贈

送瑞安譚教諭序

惠陽譚君常道自在庠校時已有聲場屋間予聞
其名也久矣歲辛酉擢鄉貢進士第主司錄其文
以式學者予始見其文焉其後試春官卒業太學
以特選授邑之武緣教諭滿三考改教溫之瑞安
予始獲識之造次之間言動起居舉中禮節信乎
其名與其文稱也一時鄉人之寓京者素慕君名

以得接君為幸而所見又足以副其所聞於是
而相語曰譚君之為人表表如是使當時姑少待
焉再與天下士角一日之長甲科可據而有也由
是以居侍從職風紀無所用而不可者萬一不能
悉如所志不得已俯就舍選以出亦不失為郡佐
州正之任女其汲汲焉何哉信乎有命也君聞之
笑曰是烏足以知我也哉夫榮一己之身與榮眾
人之身孰榮一己之澤及人與眾人之澤及人孰
多使我得一第焉得為
天子之法從或持天下之風裁吾之一身固榮矣

孰若推吾道以淑諸人使凡受吾教者皆得以榮
其身哉受一方之寄或為州郡之長吾之澤固隨
所在而足以及人矣孰若推吾所學以傳諸人使
凡得吾學者皆推其學以遍及於人哉謂我汲汲
焉者非知我者也諉我以命者亦非知我者也予
同年進士葉君養正君之高第弟子也舉君言以
告予予惟諉君以命者非也謂君汲汲焉者亦非
也君非汲汲於仕庸非汲汲於道乎榮不必專於
已澤必欲周於人非心乎道而汲汲焉者不能也
若君者其有道者歟名乎文乎夫何足以盡君也

於戲安得汲汲於道如君者百十輩遍為天下
之模範哉於是為序

贈朱君益赴息庠序

吉水朱君益以儒學發身分教池之青陽邑庠尋
改教旌德合教二邑共九年天官考績陞光之息
庠教諭二邑之人蒙先生之指教者徃徃仕中外
時其高第弟子青陽程君士勉亦以司訓陞教
山與先生同選乃率二邑之人寓京者求予文為
先生贈夫三代學校不專於教也蓋亦有政焉歲
時讀法必於學禮會而射必於學鄉人飲酒必於

學以禮屬民必於學合轡必於學有版焉以待致
諸子有鼓焉以徵召學士不敬者得以觶之怠慢
者得以撻之此學政之大端也而教之意實寓於
其中今之制府學有教授州有學正縣有教諭其
職若專於教而實寓乎政焉生徒之貢舉倉廩之
出入廟像之修飭詔令之頒布祀典之行禮儀之
掌鄉飲為之司正射則掌其詔相皆於學統焉所
以司之者在府則教授州則學正縣則教諭所謂
訓導者則顛顛焉於訓誨課試他非所與也先生
向所以施於二邑者特教焉而已政雖未必不與

聞而非所專也今則合二庠之教而施於息之
教行而政備焉必有可觀者矣矧息居光黃間當
南北之交文質彬彬尚氣誼有馬援故習敦慈愛
有賈彪餘化而先生又以已試之效移以教之不
但教之而且行其政焉吾見息之風俗大變人才
大興殆軼二邑而過之不苟然也先生行士勉過
予索文急甚走筆書此以塞命非獨贈先生蓋亦
以贈士勉云

送陳廷玉教桂平序

歲甲子予叨領廣東鄉書首薦一郡之士同預選

者五十人而潮陽陳君廷玉於是時年最少質最粹表然濟輩中猶金之方出冶光焰鮮豔可愛也後三年予隨計上京師又與君同就禮部試予與君俱中乙科君受校官以去分教陸庠是時也君年稍長德器成就如玉之既為璧肉好適均可童也君之官者六年予始登進士第又四年君官滿來京師而予叨官禁近久別而會握手叙故舊論契闊相得驩甚時君年益壯德益進學益充是猶金之百陶不輕玉之廉而不剝可畏也古所謂金玉君子如吾廷玉者非其人邪未幾

命陞教桂平又將別予以去也臨別愴然不勝離索之感不知異時之重聚首也在何處而予所以見君者又將何所似邪嗟乎夫自予辱識君以來十餘年于茲凡三見君矣每見輒覺其異焉始而愛之次而重之又少而畏之畏之者畏其進而不已不苟焉也不知君之見予也亦覺有所異乎否有之幸以告我

送馬伯良先生序

道之大者在人倫人倫五而綱維之者在君臣然明君臣之義俾其知所以盡綱維人倫之責者則

在師焉故曰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二者既不知所以然則於父子夫婦朋友長幼四者之倫解其綱弛其維皆無以自立矣是以古之盡君道者既能自得師矣又求天下之有道德行藝者散為天下師以教天下之將為臣者使其知所以輔君臣之義焉師之道其重如此然則師豈易為哉雖然古之師也以道今之師也以位居今之位而知盡古之道者誰歟知其道未効盡幸居其位則必勉求以無愧其名者抑亦賢已噫出口入耳今之學非古之學也則

竊破碎今之文非古之文也世之繫籍聖賢者學知義疏文如尺度則人翕然歸之以賢師儒矣然而心術不明孳孳於外物者或者不問也無乃失其本歟予友秋官副郎卓君純嘏屢為予言其師馬先生伯良之為人其可取者多矣尤可重者好善而忘利夫善利之間乃心術邪正之幾理歆消長之端君子小人塗轍之判人而如此則大本立矣古之人之學之教大率不外乎此使誠如卓君之言則先生非但無愧於今之位而於古之道亦庶矣乎先生分教莆庠秩滿來京師天官

考稱陞主山東之陽谷縣教卓君謂予曰向所謂
馬先生者來矣茲改教他邑某之同門列官于
朝非一人而某尤所厚者也敢求一言以彰其行
子非輕予人者且與之素昧平生而敢決然以好
善忘利歸之者蓋以卓君之言為可信也信其言
者信其行也先生其尚益思以盡師道之重也哉

送梁弘道教諭序

嶺南人才在古莫盛於始興唐相張文獻公史雖
稱其為韶之曲江人然其所生之地今實隸雄之
始興焉予嘗循浚江而上下登黃岡之野翹

北望山林岡阜燁燁然猶有英偉之氣蓋翩翩九
鶴從天下降之所也今夫公七百餘年矣山川風
氣不改故常而人才之生一何寥寥哉豈扶輿清
淑之氣獨豐於古而嗇於今邪抑或五嶺以南地
薄而氣浮公盡其全而得之後無復餘邪予求其
故而不可得古岡梁弘道先生以潯郡文學升堂
始興教事將之任鄉之交游來求贈言予聞先生
通經學古志趣不凡蓋亦嶺南人士中之錚錚然
者今掌教於斯而吾嶺南亘古今第一等人物所
生之地適在其化雨沾濡之中得以覽觀其山川

占候其風氣詢問其父老考究其圖籍必將有以
得其彷彿者矣如得之幸因風以告我雖然予請
以意言之方唐盛時公之風度德業非獨嶺南士
所間有唐三百年來中州人士亦不多見焉然當
是時越俗猶未甚變曼胡之纓尚仍其故章甫來
適無所用之蓋終唐之世惟公一人而已他未之
前聞焉今之世則不然衣冠禮樂蓋彬彬然與中
州等矣求其一人德業風度如公者雖不可得然
其間服章縫學周孔者在在而有豈所謂扶輿清
淑之氣在古專鍾於一人今則分而散於衆歟

專以專大惟散故小理或然也夫求其大者於今固
不可必得然於其衆小之中掄而擇之翕而受之
開而廣之引而長之拓而遠之安知其終不至於
大邪此開發啓迪之功所以不能無賴於師儒之
任也先生念之哉

送甘弘濟赴教興濟序

予友甘弘濟自幼習進士業期以功名自見於世
凡再至禮部而以親老不得已俯從乙科兩訓邑
庠歷九載待次銓曹衆謂其誼久而信於此必將
有不次之拔擢矣既而以常調陞興濟教諭嗟乎

若吾弘濟者豈終一教官哉而一教官豈足以限
吾弘濟哉回思二十年前予與弘濟輩掉鞅于術
藝之場游刃乎翰墨之林方是時年壯氣盛志欲
方動視夫高科顯宦乃吾囊橐中物耳一時交往
之士聯席而交袵挾策以呻吟者皆天下賢豪及
叩其所至探其所有其與弘濟亦無以甚相遠者
他人不一二年俯首而拾甲科舉足而至顯位至
于今崢嶸而光燿者何可限數而弘濟乃弊弊焉
於選調中適回邑文學幾二十年噫所謂命者非
小雖然自弘濟言之固其命也自造命者言之抑

亦無任其責者哉向使弘濟遇造命者方試之時
得唐之天民既官之後得宋之大忠則秉鑒別之
公而弘濟在所必取破拘攣之例而弘濟在所別
用其如斯人世不常有何夫斯人之有無固不敢
必而弘濟中之所有者則固自若也亦安知世之
終無斯人哉又安知吾弘濟之終不遇哉弘濟姑
以俟先儒有言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隨
其地盡其職樂其天安其命以俟夫時之至可也
顧光祿廷瑞聞予言而是之於是乎書于帛以為
弘濟之官之贈

送長樂李先生詩序

長樂李先生珂之名聞天下蓋以其弈也夫弈一
藝之末耳豈足以盡先生哉先生通春秋學於聖
人筆削二百四十二年行事類能屬比而言之是
是非非要之不合於聖人者為尠一時所至之處
經其指授以是經登科取仕者徃徃師先生蓋通
經之士不止技能者也先生始以太學生兩貳邑
教束書載道不芳家室化誨之餘肅然宴坐與人
交無少長貴賤一以誠實其於一切世味澹如也
先生蓋有道之士又不止誦說者也夫以先生之

為人學有德如是而世之人顧乃顛顛以一藝
與之何知先生淺哉古之人名善弈者首王積薪
而未聞有經術如陸管夫輩明經矣則又多為德
不終先下學得於經行謹於已而又有餘力以及
於藝匪獨能一目精焉豈所謂本末兼該者歟若
先生者是誠宜居師儒之職以為人之矜式而已
之子弟得先生以為矜式者抑又何幸也先生以
以課最陞掌教皆之貴漢州之任朝上大夫知先
生者咸賦詩贈行軍部大夫鄭君謂予於君有舊
特屬以序予懼夫世之人專以一藝目先生而遺

其大者故推其不序於羣玉之端使人知所以求先生

送張訓導序

古之師與今異古之師蒙求我也今之師君命我也彼徒以蒙之求猶必蚤夜孜孜以求盡其道以無負乎其人之求矧承君命以食其祿者哉建安張某拜命為訓導其友楊君求予言以贈其行嗟乎後世之師何其與古異哉古之師道明而德立其學真足以辨疑而解惑故聞其風者束脩以見負笈以相從摳衣以趨隅執經以問難故

千里之遠歷年數年之久終身執弟子事顛沛流離老死而不忍相背去者今之師則不然校藝於名場集選於鈐曹一掛名於仕版既得官捧檄始問塗於人携妻孥僦舟車後後焉梯山航海就斗升之祿既抵其所將舍許所謂弟子者始相率以來迂登堂受拜之際始請族姓里居而為其師者尚茫然不知弟子誰某也如是以為師豈先正所謂涖籍聖賢者乎雖然所以師者雖異而其道則同初無古今之異也吾能盡師之道矣而又加以天子之命非獨自師弟子之誼而又有君

長之分存焉禮下云知為師然後能為長師以
教之以復其性長以治之以防其滯則理勢相資
分義相安而其教也易入而人才之成也不難矣
然則今之師顧不重於古歟君行矣其尚俛焉以
盡其道而不苛焉以食其祿居今世儒官之職而
兼盡古者儒師之道顧不超乎衆人之上哉

送海豐龍司訓序

皇上復正大統之初禮部會試天下士擢乙科進
士餘二千人率多不就其就者四之一而三山龔
右叔明與焉授廣東惠之海豐司訓夫師道之重

矣知已不足為而不為知也知已足以為而
為之仁也辭與就均是也若君者其知已足以為
而為之者與君之言曰古之人固有得時行道舉
一世而甄陶之者矣亦有傳道解惑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者矣二者皆我所欲也而不能必得焉
必待甄陶一世而後以行吾治樂育天下英才而
後以施吾教是終無可致之時矣孰若就吾力之
所及者以試之哉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
人人具是道自非上智之資未有不賴先覺之覺
而能自覺者也先覺之人既覺於我我賴乎人而

既有所覺而不推以覺夫未覺者焉則是道之相傳者至我闕矣八人皆不任其責則任其責者誰哉吾蓋將有志於斯也而力不足以及之願學焉君之友林君清源聞君言而趨之舉以告予且曰愿一言以贈其行嗟乎君之言若此其真足以有為邪其亦仁者邪其於師之道幾無愧邪充是言也雖舉一世以甄陶之得天英才以教育之無不可者况止於教一邑也哉他日嶺海之間聞有能以師道自任而致人才奮興者必君也其行也書以為贈

三山林先生詩序

三山林先生某為桂陽州學正之九年也謁選官以舉子不及數左遷開封之鈞州訓導凡知先生者咸為之惜謂以先生之德之學僅得一教職固已負眾稱矣而今九載即不次陞擢以起已自遲暮既不可得稍增一資半階亦足以少慰眾望顧又愈降而下之為先生不平者甚於先生之自為也而先生畧無纖介幾微見於顏面且曰均教職也正與佐奚擇焉或舉先生之言語予予於先生雖未相知然於先生之從子用清進士則相知

有素矣為之嘆曰何林氏之多賢歟已而用清之鄉人及交游者咸賦詩送先生行詩各述其所欲言已各極其意之所主而或者又謂不可無序以弁其端謀諸用清用清謂非予不可乃以見屬嗟天 朝廷設官公卿以下至百 事皆有職事職之崇卑視其事之大小惟教官 以道為職道不可以小大論也而職之崇卑又奚較哉先生有見於斯則能幾於道而舉其職也審矣雖然有教之道有教之職居其職而不能盡 道昔人有模範不範之譏然則道 豈易 哉古之大儒如

孫明復程正叔之二君子皆以草澤布衣為天下學者所宗師初不係乎職之有無也有與無且非所論况升降崇卑乎哉先生蹈德秉義學有源委其知此有素固無俟乎人言而予猶喋喋然者所以曉夫人之未知先生者使其求先生於大彼夫區區儻來者有不足為先生輕重焉

送鄭司訓序

余童穉時聞鄰邑之樂會鄭文學先生者閩人也以文名一時凡一方求文者歸焉稍長為舉子業又得鄭主事所作戴記程文誦之知其為文學子

也及來 京師游繙神間論及當世良有司率以
寧波鄭太守為首稱蓋文學之弟也固已信聞鄭
氏之多賢矣乃天順八年 朝廷進太學生於
內廷羣試之簡其文合程度者授以師儒之職分
教天下府州縣學予叨在考校之列既拆卷中有
鄭其姓名文充者閩產也所作不苟非無傳授者
予竊念焉得非樂會文學之子姓屬乎又數日吏
部員外郎王君偕一士大夫見訪多冠偉甚禮度
閒雅予意其鄭君也問之果然蓋君受職得瓊之
文昌司訓以予郡人也特過焉問道所由詢其家

世乃知君太守公之嗣予文學乃其世父也於
益嘆鄭氏之多賢明日員外君以贈行文見屬嗟
乎鄭氏多賢著自古昔漢之康成闡明經訓後世
言經學者宗焉唐之廣文澹素自持後世居儒官
者慕焉宋之名士有氣高行古以知天盡性為學
當時並稱閩之四先生者是又君之鄉先賢也二
三君子清德古學百世師表凡天下之為師儒者
所當取法者也况出自其宗也哉君出自儒宗得
家庭之傳有素少游四明文獻之邦師友一時賢
豪資益良多今以英妙之年膺師儒之任分教五

里且與曩時世公所過化之地相密比遺文墨迹
徃徃故在所以繼其芳躅使一方之人凡有所述
作必趨向焉亦猶曩時樂會之有鄭文學也豈不
美哉君清才雅度非久淹常調者其勉之勿自棄
賀姚懷遠分教臨清序

聖朝龍興用儒以為治本經以取士根理以為文
百年以來六經之道大明師道立而儒效著在在
皆然詩書二經特盛於莆郡而書尤盛焉凡夫一
郡之士挾冊以呻吟抱藝以就試者非書即詩也
閩藩歲大比莆士恒居郡之半會試禮闈歲僅

人徃徃中甲乙二科乙科得學校師儒之賜
天下郡邑士得之以為幸天順庚辰莆士姚君懷
遠中進士乙科拜廣濟儒學訓導以憂制不果赴
今茲起復改山東之臨清邑庠臨清居兩京之間
舟車輻輳民雜五方之俗靡曼饗設之習聞於四
方今幸得姚君以教之民俗殆由士習以變乎四
民中有士如裘之有領丹之有柁提挈轉移之機
咸此焉繫吾知君之蒞教于茲也敦儉朴以端士
志明理義以啓士心斂華以就實約偏以就中使
士習為之一變士習變則民俗亦從而變矣異時

歌管之聲變而絃誦統綺之飾易以常布家禮義而戶詩書無異乎壺公烏石之間未必不自君身始也或曰君一校官爾而欲責其變一邑之風俗無乃不可乎吁是不然昔王彥方處其鄉而惡少為之革心一處士無官守者也謹身厲行尚足以感化鄉人况受

天子命明經講道以為百里師儒而又有士子為之率先者乎君將之任其鄉友丘以貞革需予贈言予不勗之以造就人才而肯以變風俗為言者乎之論也君得無異予言乎

送鄉友馮元吉教諭序

統戊辰予與萬全馮元吉偕計上春官試俱不利卒業太學又三年元吉中乙榜得岑溪教諭亦辭官同舟南歸又三年予叨甲第官翰林者年元吉始考滿來京師天官考稱當陞而以舉子不及數仍舊職改任巴縣以去嗟乎海濱一別倏爾十年今茲復別非閱十寒暑不相見也人生斯世能堪十年者幾邪則夫臨別贈言情烏能雖然情不足道也顧吾儕平日所以相期待者有出於情之外者焉苟德學之不進名節之不立職

業之不修則雖朝夕跬步相迫逐奚益哉德學進矣
名節立矣職業修矣相去之地雖在千里之外相
見之期雖在數十年之後恒如同一室處一室也
夫何遠邇久近之間哉元吉行矣予非忘情者然
寧舍此而取彼者豈不以古之君子所以相與為
交際者道有大於情者乎蓋不徒以是責望元吉
亦以自責也於是言而復繼之以詩其詞曰維北
有燕維南有越自南徂北莫匪其極亦既遼止矧
乃他適適彼蜀土在天一隅引領址南山川邈如
千里行邁我心鬱紆牲牲庶羣噉噉鴈賓彼物

以親胡也此離孔頻昔之哀矣如
如弟今之睽矣如雲如水感今念昔情曷能已
言贈之于道之左立教以身奚如不可無言不辭
子何以處我

送鄉人傅時望司訓序

書曰惟敷學半豈惟臣之於君當然哉雖師於弟
子亦然孟子患人之好為人師彼所謂師抗顏自
為者也今世師與古異奉

天子之命係聖賢之籍豈好為哉蓋有不得已焉
耳知其不得已則其所以兢兢於中孜孜於外自

有不容已者矣同邑傅霖時望自幼知嗜學少長
入郡庠為弟子員有志業進士抱美才而負屈稱
也屢矣不得已為有司勸駕充貢春官試中當升
南雖茲以親老誣就校官之選得南安府學訓導
臨行以予鄉先達也求一言以見教予惟時望為
弟子員受教於人屬耳一旦遽膺

天子命為人師以教人今日之教人即前日之受
人教者也昔之受教於人者有所疑則質之有所
惑則問之疑焉而不吾辨惑焉而不吾解則必瞠
目然以視之嗷然以議之矣以心度心

之受教於我者不若我之受教於人也乎然則
何如而可也曰正其躬大其度勤於問學謹於
修而又端儀刑以示之廣搜訪以應之嚴程限
督之如是則教與學相長而師道立矣時望勉乎
哉

送鄉友崔仲淵司訓序

予友崔仲淵領鄉書僅十年矣試南宮入太學
餘十年矣循常資以入選歲不一再可得美官然
非所好也棄年勞以就教職得建昌之南豐縣學
司訓孟子所謂辨尊居卑辨富居貧者非此邪夫

人之仕孰不欲尊且富哉仕而不欲尊且富者偽也顧取之有道進之有禮不可苟焉得不可幸焉致得之以道進之以禮斯君子為之矣夫有可得之道可致之理然而時不我利歲不我與則亦姑即其所居之地以樂其日用之樂苟必待尊與富而後行吾志焉則有終其身而不得者多矣雖然位有尊卑道則尊而未嘗卑祿有富貧學則富而未嘗貧矧師儒之職以學為業以道為任道自三皇五帝以來凡其所具之仁義禮知皆吾性之所自有之則三公之位不能踰也學自六經子史下

家之言凡布於方策載籍者吾無一而不究而有之則萬鍾之富未足多也苟道則尊而吾方戚戚焉以嗟卑為念學則富而吾方汲汲焉以憂貧為心則失其所尊富者矣而况道與學俱無有哉嗟卑則屈抑苟賤無所不為憂貧則需求乞貨無所不至此舉世學校官之通患也仲淵其勿似之有以自尊而不在於爵位有以自富而不在於貨財非獨此以自尊富而不屈挫於人且用是以施教於人使凡在吾化誘之下者皆知天下真有自尊自富之道出於爵位貨利之外者庶乎無

忝於師儒之職矣仲淵其尚慎哉

送鄉友

府學訓導序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拔官選與天下舉子群
試於奉天門下翰林考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
學訓導戒行有日時郡人士在京者比常年為多相
與釀錢具酒穀飲食之於城東佛舍酒酣有起而
歌者曰湛盧之利兮以艾若華鏡歌鼓吹兮協以
枯楊皇荇千狐之腋兮當暑以代麻時命則然兮
吁其柰何繼有歌者曰章貢交流兮屹以鬱孤有
新廟貌兮高渠渠我我其冠兮講唐虞誥誥髦

不趨其隅尊有酒兮饌有魚鄉人往來兮通
書安居而飽食兮徐徐于于彼擁蓋以前訶兮方
且奔趨歌竟杯行無筭談笑謹謹以罄一日之樂
甚至攘臂呼譟踉蹌起舞者亦或有之而吾茂才
方且歛容端坐兀然不出一語有問焉唯唯而已
衆莫不驚愕歎羨其克已之勇而折節之峻也竊
相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游學校時年少而氣豪
顧天下事百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
視之若囊中物謂試探手即可得也其後累應秋
試至則罷去最後為有司勸駕可以起矣猶且遲

遲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意老之遽至邪今不得已俯就儒官翻然收斂檢束就規矩中始終若二人然豈閱世既久而覺前事之為非邪抑歲月斯邁而志氣銷軟邪明日舉以告予予曰不然予不見夫秋水時至邪方其百川暴漲衆流交匯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漫山平谷一望無際觸木而折衝岸而崩泛石而浮巨峽不能拒高埠不能防一有排迫則怒號哮吼聲震遠迩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注之海泛濫者歸故道疏而成川潴而成湖渟而為淵平鋪漫流隨山曲折因風成文

以可沿可游可舟可以澆灌可以浣濯可以
而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澤之功沾溉之利無所
不有夫今之水即昔之水也何前後相懸絕如此
哉時則然也然此乃大川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
沼沚汙池烏有是哉若是者可以喻吾茂才矣夫
人至於斂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用之而無不可
惜其官拘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已不自用
而授之人俾其代以用吾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
必自己出哉衆聞予言咸以為然遂次第其語以
送茂才之行

送鄉人吳孟良訓導序

子鄉邑建江有耆舊吳公汝遜者長身而廣頰好禮而尚文以信義交鄉黨而不為靳絕之行以詩禮教子弟而不尚浮誇之辭以是郡大夫以下以及一時寓公名人咸敬重之建人少知學皆遺諸子從弋陽方教諭厚甫中周司訓坦習舉子業既而長子孟矩領鄉薦進士乙科為鬱林州學正其後從子孟休孟偁者相繼登科吳氏遂起為邑中臣族之望公既物故十餘年其季子孟良以上舍就教官之試得萍鄉縣訓導將之任以予於

有半面之雅來求教言子惟孟良受官于朝以教人為職業乃能先事而慮求教於人而猥以予傳不云乎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今孟良未教而先慮其困未困而先知自強其能舉職也必矣雖然學者教之本不患其教之不立惟患學之不進誠能勉強問學惟日不足孳孳汲汲常若有所求而不得也有所追而弗能及也有所要約覲其至而爽其期也有所逋負慮其來索而無以應而酬之也學焉而愼存是於心則可謂能自反矣能

自反則不足者足矣以身而應人三求待人之問
綽乎有餘矣尚何困之慮哉孟良其念之哉毋

增文類稿卷之二十八終

瓊臺類稿卷之二十九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 贈送類 幕官 武弁

贈葉經歷序

郡之政務繁矣而當孔道者為尤繁故為守若倅
者恒苦日力不給惟其幕僚則從容暇豫若有餘
焉是以廉靜者多樂居之蓋凡郡國小大之事成
統於守與倅獄訟煩於聽斷錢穀困於考覈館傳
罷於應接而傍求之徒沓至之事時復禁起若蜂

蝟然汲竟日曾不得少休息幕職顯主簿書吏抱
具案至檢稽而糾正之苟當律令如格式矣一署
名紙尾而已其事可謂簡矣然署守若倅皆署可
矣而於此執筆不肯署則亦不得行行之上下皆
必沮格則其職任又似要焉夫以庶靜之人居簡
要之職豈非稱哉嚴陵葉君惟新庶靜之士也昔
嘗贊廣右之太平郡幕甚為大府所尊禮飛章交
薦加祿陞秩遂陟僚長尋以憂制去今起復移廣
之左南雄郡幕夫庶則有守靜則能安用之以御
簡持要其優為之必矣矧雄之為郡土沃民淳有

溪山之勝魚蟹之利雖嘗有遊游良易而又得
賢守倅身親其勞責有所托且君之嗣子廷用以
文翰官郎署供事 內廷則夫使節往來官聯聚
處孰不起敬若君者殆近於古人所謂吏而隱者
歟予聞君名有素又辱與廷用同 朝故雄人之
亦贈言也不容以辭

送長沙府丘經歷序

仕莫難於郡而幕僚則難中之易者也事莫簡於
幕僚而劇郡則簡中之煩者也予宗友潮郡丘君
廷爵以太學上舍生解褐為長沙府經歷蓋在難

易煩簡之間予聞之為之喜甚蓋士生明盛之時孰不欲得一命以自效哉然當煩劇之任者則無從容之樂處閒散之地者則有廢置之歎今君為幕於長沙大郡也地磽确而民健訟賦稅之多幾當荆湖一藩之半訟牒之沓至公牘之叢委千百他郡固可謂劇矣然為之長者有守有貳有倅又有專職以理刑君惟從容贊助其間事不得以專制政不得以直遂然而有違得以規焉有廢得以舉焉有闕得以補焉有繆得以糾焉則是任也若易矣實難然若煩矣實簡然噫士之仕也難

簡適也予所以為君喜者此也矧君之為人于易通達寬厚謹慎而郡中一時守佐又皆開敏循良之君子可與共事者也蚤暮孜孜同心協力以為潭人造福其為快也豈不尤大乎哉君之郡郡侯錢公於予忝有一面之雅盍以予言為先容

贈順天府龍知事榮滿序

京尹治輦轂下百責依翠自昔號稱煩劇朝廷恒慎重其選至於其僚家亦不輕授之往往多素宦之胄淹貫之學通練之才烏西昌龍士美為京

府知事三年于茲議者謂其稱職蓋士美世業儒
顯宦相繼予所知者儀曹燦工侍文尤表表著聞
于時士美蚤承家學之傳累以毛氏詩試有司皆
弗偶其後應詔以賢良方正舉起天官考如格得
今官居幕府贊政治三年如一日尹若丞以下咸
器重之於所謂三者蓋兼有焉予聞古者素宦之
家其子弟仕於內則習臺閣儀仕於外則有治民
譜蓋其家食時得於父兄之教詔耳目之濡染也
有素一旦出而試於時若駕輕舟於素所經行之
川盤渦急湍舉豫知之換舵轉楫無不如意決不

改於膠滯傾覆焉其視偶試而冥行者大不侔
士美出自宦家而又有如是之才之學異時所就
當不止此此蓋其兆耳過此以往不次之擢非常
之遇容或有也予於士美相知未甚深茲因鄉進
士羅宗謚徵予言為士美三年榮滿之賀故書此
以美之

送况惟吉赴湖廣都司都事序

古瀘况君惟吉之為饒州府經歷九年也天官卿
考最陞湖廣都司都事其鄉人寓京者若翁載道
輩徵予文以贈其行予惟惟吉昔之所佐者文吏

今之所佐者武臣勢異而事殊視昔殆難矣雖然天下無二理事與勢雖不同而理則同理之所在勢順而事從之尚何今昔異同之有哉且天下無不可相與之人無不可共為之事顧吾所以處之如何耳處之之要所謂理者是已理以處事若利刃拆薪節易解而刃不傷理以處人若醇酒飲客人心醉而已意洽本是理而行雖蠻貊之邦裕如也而況為

天子命吏掌簿書文案以裨贊守土重臣也哉其亦無難矣夫子聞淮吉少從先府宣城大尹

南北既而膺薦剡上公車從事臺省服役大僚其於處事處人之理練習有素及贊饒郡大而民夥百事業習凡郡有煩劇難處之事多以見委惟吉一一處之咸當其理用是上而守佐下而吏民交口稱譽之九年如一日嗟乎郡之事務非一端也尚優為之如此都閩雖曰當一面之寄地大而責重然惟軍旅一事而已矧所職者簿書案牘之事他非所當與苟能本是理以守其身奉是理以佐其長謹攸行之事無出位之思尚何難而不易哉雖然古人由佐戎幕而起位至卿相者往往有之

惟吉其尚勉之哉

送胡東陽赴山西戎幕序

予友京口胡君東陽任山西都閫之戎幕也三年于茲矣考滿來京師天官課其績居最循例將復任也君嘗歷政夏官凡夏官屬自選部大夫以下知君者咸喜其來而莫不以拘於制不得留君為恨誅所以贈君者司務段君謂予於君有舊也特以送行之文見屬且致辭曰子之文胡君所愛也故不之他而於子求焉予與君皆出自太學固

有契誼之舊矣重以段君之請奚敢以不文辭

人之至難相處者莫如君也而君以儒

門生處夫武將戎卒之間自其蒞任以來譽言日

至於京師有自晉來者而君之譽必與之偕至

焉顧君何以得此聲於人哉思必有其道矣予嘗

締交於君頗知君之為人蓋謹而信者也謹則有

常於已信則不欺於人以是二者之天下雖夷狄

無入而不自得也山西重地西北臨邊朝廷慎

重其閫恒必擇夫重厚老成之臣以坐鎮之率多

說禮樂而敦詩書居其幕者得謹信之士如君者

且又有學有文識達事體而不迂不拘其為之猶

縫裨益者良不少矣雖欲不待君以殊禮委君以腹心不容已也夫待委與否在君無損益也萬一有不然者非元戎者之缺歟昔烏重胤節度河陽以私禮羅致石溫二生以參謀其軍事尚惟二生言是聽而能相與以有成矧君奉朝命以往而為元戎者又朝廷慎擇之人其所以聽於君者未必下烏大夫之於二生也決矣雖然君豈又如此哉當廷劾奏而大將膽落者即前日戎幕中人也君豈下於二生其不义留於此也亦決矣吾恐為晉闔之元戎者不得恒私乎君而晉之戎士不

行多化字于鄉目其容者意銷耳其聲者心醉其行之可稱述者不可一二數也然而足罕至於城府名未登於仕籍善行雖多而世之人不盡知也不假文辭以稱述之曷以行於遠而貽於永哉是誠宜御史君為之不朽之圖又誠宜諸公述其行而哀悼之也予於御史君有一日雅觀其子可以占其父故承命為序而不辭

海陽鄭公輓詩序

海陽鄭公存誠號恒垣年四十二卒卒後十又一年其子安康民始舉進士明年拜南京河南道監

察御史又三年 敕贈公如其官康民念公蚤世
有才而不施於用學成而未試於時托以遺體叨
官于 朝幸不為天下士大夫所鄙棄不及此時
假寵於立言君子以為先人不朽之圖則不孝之
罪愈深重矣於是自述其行狀一通拜求當世名
公才大夫士銘幽堂表墓道及追為輓章得若干
首粹成帙謂予同出嶺表且同年進士最相厚也
不遠千里寓書 京師俾予序焉嗟乎公可謂不
朽矣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不朽予竊以謂有
于亦可以不朽矣人之生也祿位之得否繫乎命

勳業之建恒必由之固不必人人能也惟德與信
則人皆有之顧所立何如耳然德之近者則不能
有以周於人言之管者則不能有以行於遠故有
德施于一鄉鄉之外庸有不知者矣言聞于一時
身之後庸有不傳者矣不有克肖子以顯揚為心
以繼述為志思所以發揮之幾何不泯泯於斯世
哉是以君子貴乎自立以貴乎有後也在已者既
能自立而嗣其世者又有其人則有善斯章章斯
傳傳斯遠遠斯久矣所謂不朽之圖其不在斯乎
其不在斯中

劉文羽輓詩序

予既為文羽銘其墓其弟文輔又以輓詩序見屬且曰先兄不幸不終其天年朝之公卿大夫士多悲之者徃徃形於篇章今粹成帙將還南京南京之公卿大夫士亦必有悲其不幸者續有所得將綴之於其後然詩必有序使人誦之而知其所以然儻念死者而終惠之勿以重複為辭幸甚嗟乎世之人求如文羽者何可多得哉非但醫家者流愧之而世之儒其名者亦多有愧之者矣予北游中原來徃兩京間餘二十年所交天下士亦多

矣而於士之寓於醫者得二人焉文羽其一又有二人焉京口段膚也二人者皆世業醫起為太醫院醫士僦居市肆中人無貧富貴賤以疾告者輒予藥有請輒必徃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無者不計也柳河東所謂居市中而不為市人之行二人皆有焉其操行畧同而其死也皆不以正命豈天之於善人固皆如是耶抑善人之死固當如是耶不然何二君之行義如此其章章而皆不獲善報也嗚呼噫嘻義利之不明于世久矣人溺于私而不與之固也天無私者也而亦不之祐何哉予

求其故而不可得故因諸公詩悲文羽之不幸也
泄其不平書諸卷首以求質於世之深於天人之
際者

贈洗馬羅君夫婦哀詩序

太子洗馬羅明仲先生之母 誥封太宜人陳夫
人卒于 京師一時公卿大夫士咸賦詩哀之明
仲將扶柩南歸與其先尊贈洗馬公合葬於其鄉
因梓公始捐館舍時縉紳大夫所作哀詩與今日
諸公所以哀太宜人者併為一帙俾予序予託交
明仲有年知其家世有素羅與陳皆西昌之鼎族

而羅氏之先文獻之傳見故少師楊文貞公東里
文集尤詳蓋詩禮之宗也公自幼為文貞公所鞠
出自大儒之門薰蒸陶染衣冠步趨自與流俗不
同望之者知其源流之有所自也而陳夫人以名
宗子嬪于儒家禮節儀範迥與其眾異然則人固
不可無所本哉予嘗讀文貞公所著羅子理先生
傳暨所謂慈訓錄者益知羅公之先其伉儷故多
賢懿可為世法而知公與夫人其持身之德理家
之教遠有端緒是宜其生也人敬之慕之而沒也
人哀之悼之 至 形於詠歌以成篇什夫豈無

所自而然哉況有洗馬君為之子謹身好學名重
當代既已恪勤職務以來朝廷褒封之典又能
重誼廣交以致士夫讚說之譽誠宜其親之棄其
榮養也識與不識者咸為之哀悼固以其二親之
重德高誼素為遠近敬慕之故然亦由洗馬君顯
揚之孝有以致之歟朝之薦紳先生或述其狀
或志其墓或為之詩若誄而予為之序

胡士亭輓詩序

古之人伉儷俱賢者吾於漢末得一人焉曰梁伯
鸞與其配孟又於晉得一人焉曰陶元亮與其配

古不云乎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夫禮所以安身保
祿令聞長世綿胤無窮者也禮其可一日不由
乎哉世祿之家有財貨足以具禮有勛力足以為
禮有器用足以備禮有堂階足以行禮有擯贊足
以相禮胡所歎而不由之哉况斯禮也有之則安
無則否有之則吉無則否有之則榮無則否有之
則尊無則否有之則久無則否世祿之家所以貴
重於人人以安以吉以榮以尊以久焉耳必欲常
其安順其吉保其榮光其尊延其久未有合禮而
能致者也禮其可一日不由乎哉英武衛指揮使

陶祿好禮君子也蚤受知於故兵部尚書苗文康公文康於人慎許可獨於君禮敬焉予不識君而庶吉士劉尚質每為予言其為人如此今年夏君以年老上章乞致其事而以予壽嗣其職夏官卿以聞得如所請壽字鶴年蓋亦嘗接見文康之光範者也加以資稟淳厚而謹敏又得於家庭之訓者有素其所言所行雖不拘拘於儀文度数之末而亦自有以合於禮者也世祿之子而能由禮如是豈非鐵中錚錚者乎鶴年既受職禮者德之則也敬者德之與也為禮而不本於敬猶載物而

不以其與其何以行而致之哉予願鶴年自今伊始益加勉旃凡所以忠君愛親蒞軍行法莫不惟禮焉是尚敬焉是持主於敬以行禮則雖古之名將悅禮樂而敦詩書者亦可以企而及之矣豈但保祿長世而已哉予重違尚質之請既舉禮為說以勗之復繫以詩詩曰世祿人所重禮節至敦敦禮以持世祿百代延清芬由禮古尚鮮後世宜紛紛誰哉克由之嘗嘗陶將軍所好不在武交遊斯文有子克負荷文物仍彬彬古稱郤穀賢希其倫行矣益勉旃庶幾企斯人

贈武指揮歸泉州序

皇上登大寶之明年 詔在廷大臣舉武臣中堪
為將領者於是公卿各舉所知而工部侍郎博羅
李公以福建泉州衛指揮僉事武成應詔武君世
家潞河襲父職為正千戶從大將平沙尤叛寇以
功陞今職先是侍郎公以刑部主事出僉閩憲既
而叅閩政專巡海道雅知武君故重其為人而有
是舉蓋有所試也君被 詔至京隸五軍大營分
總操練自大傅會昌侯以下咸加器重今年秋君
以母老乞歸省事不果夏官卿以為海內幸無事

而閩地濱大海請田可守備閩海之寄以俟他日
徵用上從其請君行有日侍郎公求予文以贈
其行予惟天下之人才皆可以試而得之惟將才
則不然古人謂其不可求之言語又不可較之武
力獨見之戰不可得而試也苟非在庭卿佐各疏
所知公心論薦以資國家漸次之用乃一旦泛然
猝而用之其不至於僨厥事也幾希今侍郎公舉
武君以應 詔非獨知之有素蓋亦有所試矣是
惟未用用則必能成功以無負所舉焉雖然與其
進易而保其往難勗哉武君其尚惟忠是秉惟孝

是力不恃才以自滿不怙寵以自肆恪勤職業慎
守邊徼以俟 朝廷之徵用是則侍郎公臨行贈
言之意也予故本其意而代言之

贈徐弘濟襲爵詩序

家國無二道成功固資於武所以守其成者非文
不能文以濟武則可以綿其胤祚大其基業而家
與 國相為悠久矣予聞四川都閬有徐氏者以
武功起家而所以維持其世祿粉澤其家聲者則
徃徃以文一方武胄鮮或過之今其孫溥字弘濟
來 京師襲其父爵一時士大夫咸賦詩以華其

歸其友歸庸謁予序其首簡予亦聞弘濟讀書好
禮克世其家故不辭而就其所尚者以為之言世
之談者類曰將事在武武之要在智與勇智且勇
則於武事備矣奚以文為意蓋觀孫武十三篇乎
其文簡以深其意奇以奧世之所謂文士弊精神
窮歲月老死翰墨之場者曾不足以彷彿其一二
其事雖武具辭則天下之至文也專以武目之可
乎且武也七戰國時其平生所以成功者僅見於
助吳入郢之一舉而已他固無聞也使非有是十
三篇存後世孰知其為武乎由是觀之則文之有

益於武也夫矣是故古之將不文則不能著書今
之將不文則不能讀古人書矧今太平無事之時
四方無犬吠之警雖有出神入鬼之機塞旗斬將
之能無所用之是尤不可以不學於文也夫所謂
文者豈欲其操觚染翰呻吟佔俾如書生之所為
戎政欲其講閱之暇治事之隙習書史通古今考
其成敗識其是非庶幾一旦臨事撫機應變無方
出奇不滯而不流於祖詐慘刻焉耳弘濟歸因子
言而益廣夫先世之所尚者以古名將為的學而
求必至焉則胤祚之綿基業之大視昔有加矣

善于郡王之右以俟

送鄉友孫富民象化衛幕序

予友孫君富民有為之士也頽然其長溫然其和
望者知其為偉器以大學士需選京師一時同
輩咸推遜之謂其一旦脫穎而出也非京秩即州
正郡佐之職否亦不失為邑大夫既而天官銓試
第在前列衆謂其必不負平昔人所期望者及揭
榜乃雲南象化衛經歷衆相顧愕然大失所望而
君洋洋焉喜動顏色亟趣裝即為行計夫雲南去
中國萬餘里其陸路之險阻川流之迅駛民俗之

夷猛蓋天下之極邊也雖有物產之奇不足多尚
故凡中國之人任藩臬為牧守于茲者一聞命下
輒顧妻子對僚友見慘戚可憐之色發怨懟不平
之言矧蒙化去雲南會府又數百里其山川民物
又萬不及焉而君所居者一戎幕耳日與武臣將
士周旋道不同而意嚮殊且又去家遠甚使他人
處此其見於色發於聲者又不知其何如也而君
顧無毫髮不平形見聲色間予於是益足以見君
真足以有為而衆人之所期望者特其淺者耳豈
足以盡君哉夫得高官處善地雖世之粗知文墨

有心計者皆足以稱厥職而無難惟其職之既有
所拘而其地無可以為乃能安行於衆人窘步之
中然後見其能焉如君之才使得京秩州正郡佐
而居之雖其設施得盡其才然亦無以甚異於人
人也惟於此而能舉其職焉非有過人之才而真
足以有為者其能然乎夫有過人之才然後能為
衆人之所不能為能如衆人之所難則其易者不
足道也君行有日鄉人仕於京者以予與君同邑
且相知最深命予文以送之是為序

贈李君思中襲職還吳中序

國家承平日久，佻佻武弁成變而文雅其始也。固嘗比干操戈，關弓論中以為奇。今則惟文是習，亦皆崇禮讓，講道藝，甚至與儒生角一字一句之工，拙以為勝負。吁！此亦可以觀世矣。劉宗師恒為予言其姻有百戶侯李原善者，先世以武功得官，至原善乃折節讀儒書，雖居武胄中儼然一儒生也。其家與之有連，予問其人何在，宗師曰：已物故矣。未幾其子份字思中者自蘇州來。京師襲其父職，宗師偕其弟宗學過予，所居謂曰：向所謂李百戶者，其子來矣。年少而質美，綽有父風。既嗣厥考

職歸，吳有日敢求先生一言贈之，且以勗焉。予與宗師交好，不容辭，拒乃謂之曰：文武非二道也。彼顯以弓馬甲冑為事，而不從事於詩書禮樂者，是固所謂一夫之勇無足道也。若夫厭其素業而一意於言語文字之末，而於部伍技略之方茫然不知為何物，則亦豈所謂文哉？要必武以為藝而飾之以文本之，以道是則古人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武實未嘗偃也。爰有詔求文武全才，武胄中應薦而起，以至于擁旄節，銘鐘鼎者，比比而有。思中其尚所以謹行之哉！於是乎序。

瓊臺類稿卷之二十九終

瓊臺類彙卷之三十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 贈送類 雜官方技

贈河東何運副序

昔者聖王資天地之產以惠民歛山澤之利以佐農於是乎設官以掌其政令之厲禁焉我朝稽古制以建官設都轉運鹽使司者六分掌天下之鹽政河東陝西其一也然產鹽之地皆資人力以成獨解池所產者則不專於人力焉自非為使副

者盡已心用人力順天時以成地利而欲國課
之不虧民用之下窘難矣此朝廷於其使副之
選必慎選其人由然也古端何子常以鄉貢進
士卒業太學今年夏拜命為副于斯蓋慎選也
同鄉友人馮宗義輩謁予文以贈其行竊惟天
生水而潤下作鹹生者其氣而鹹者其形也氣之
流也則能生人之津滋物之性形之凝也則能輔
人之食堅物之質是蓋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
者不可一日無焉者也盡捐之民則將有胸郛劉
溝之患盡屬之官則流於孔僅弘羊之橫二者

有失也是以古人因地之利順民之心以為屬
非專其利擅其用也蓋取此於彼以佐農寬民焉
耳蓋之為利其重若此則凡掌其政令者可不思
所以休乎朝廷之意嚴其禁廣其惠哉蓋嚴其
禁則民知所畏而不干乎公廣其惠則民得所用
而不窘於私二者實相反也善於幹治者調停運
用之使其相反之中而有交濟之實上不損於
國下有益於民則得夫古人法外之意矣矧今解
池之蓋實資秦晉二藩之用非其他僅給一方者
之比且又出於天時有非人力所能者是尤不可

不加之意也。要必積誠以格天，盡心以報國。存仁以惠民，庶乎舉其職耳。子常其勉之，毋徒諉予言以老生之常談。

贈苑馬寺陳寺丞序

邨孟氏論古之人，所以大過人在善推其所為。推之云者，舉斯心加諸彼之謂也。彼於親也則然，而於民則不然。於民也則然，而於物則不然。此之謂不能克其類。麻城陳君克聰，經術士也。學成而用於時，始也推所學以牧錢唐之民，錢唐之民既安以富矣。繼而又推錢唐之政以牧貴溪之民，貴溪

之民亦用是。以富安焉。今以九年知縣考最，擢陞西苑馬寺丞。昔之牧民者，今則專牧乎馬矣。民也有情，欲之私有，習尚之偏，難於治也。而尚以治聞，而况馬之為物，無有所謂情欲好尚者。其為性馴，可調，以御誠能推其平昔牧民之心，稍用其緒餘，土苴以及之，亦足以致夫藩庶肥碩之效矣。夫何難哉。君將之任，其鄉友項九霄輩徵予文，以為君之官之贈。予惟恃其飢飽，達其怒心。古人養虎之法也，去其敗群，視其後者而鞭之。古人牧羊之法也，虎猛而羊貪，牧養之者莫不皆有其法。矧國

家設官牧馬於邊地上焉者將用之以駕乘與
次焉者以資戰陳又次焉者以給駟傳獨無牧之
之法歟噫秉心塞淵衛侯所以致駮北之三千也
思無邪斯魯人所以成十六種馬也要而約之其
本在乎吾一心之誠願其所以推之者何如耳陳
君其尚推前日牧民之心以為今日牧馬之政矣
乎於是乎序以為贈

送葉長史序

魯府左長史缺員天官卿以聞
皇上若曰惟我

祖宗奉若天道衆建親王以藩屏我帝室
宗社無疆之休惟茲魯邸為國之屏且宅曲阜
之墟洙泗之間乃周公之故國孔氏之闕里善政
遺風蓋未泯焉藩屏茲土者厥惟重哉所以輔導
之者尤不可不極其選矧茲長史之職王之德
業係焉國之政事總焉非有學有德之士曷克稱
茲汝天官卿其慎擇諸母忽天官卿奉命惟謹
於是舉臨江府學教授葉孟昭以應詔蓋慎選
也先生字文明保昌人也厚德粹學聞于時也久
矣始分教潯州也人材多所作興繼教諭武學也

武胄得所矜式又嘗一掌山東鄉試之文衡而齊魯之士莫不服其公焉若先生者所謂有德有學之士非耶真無負乎天官卿之選而足以稱聖天子之詔旨矣是為序

送吳本厚赴福建市舶提舉序

友人吳本厚以太學生謁選天官試以教養之策校其文第居四故事凡考選在前列者多授以州正郡佐及是選而君乃有福建市舶副提舉之除頗不滿衆望而君初無不懌焉者予始聞而惜之中而幸焉終則深喜之也何者蓋君以明敏之資

通經之學擢鄉貢進士第三試春官連不偶不得已俯就舍選歷政秋官者再朞於國家三尺法蓋已深得其要領而切中其肯綮焉使得千里之地以試之足以表見於世矣今乃不然豈非可惜與然世之官州縣者有催科聽斷之繁有奔走奉迎之勞有驅策掣肘之患有罵詈謾楚之辱君居是職雖若閒散於是四者舉皆免焉豈不為幸與夫人之為學其初心皆欲講明道義希志古人一動念於科舉之業則衆志隳而百藝廢矣方其未仕也則事進取而未得暇及其已仕也則服官政

而無其暇是人之一生自幼而壯壯而老無一日
暇而可學也今君於科舉之學既無所用之而今
之所居之職政務簡而暇日多得以篤志乎經書
游心乎翰墨增益其所不能而日躋乎高明之域
異時越常調而超遷焉則仕與學豈不為兩得哉
予之所以為君喜者此也君所以無不懌之意其
亦以是夫予與君生同邑里自祖父以來已有通
家之好非一世矣自髫鬣時已相交好非一日矣
况平生出處大畧相同今君別予以去也寧能
於言乎於是乎序

送蒙時中臨湘河泊序

仕所以行其志也然而不能皆如志焉則是命也
雖聖賢其如命何此世之恒言也吾友蒙君時中
為息庠司訓滿九載以事左遷監臨湘之魚課嗟
乎若君者豈非世所謂命耶君蚤有志於世用在
庠序時恒慨然發憤攘袂大言謂天下事無難為
者而功名可唾手以取既而領鄉薦試春官卒業
大學聲譽煒然以起議者謂君言必果酬而君亦
自負謂已志必果遂也然而自登仕版迄今十閱
寒暑而年且幾五十矣顧乃僕僕然於一命之末

豈其命哉故凡與君厚者咸歸咎於君之命而惜君之有志不克以大施也而君則不以為然君之言曰世之所謂命者求之氣數之適然吾之所謂命者本之義理之當然全所受之正順其所當然者而安之不以窮達得喪二吾心則命在我矣吾之所志求庶幾乎是而已苟必待達而後志可行窮則歸諸命焉是豈儒者之道哉予聞君言而躓之嗟乎使世之富貴利達者皆能克是道以處之烏有窮奢極欲矜已凌物而為非分之為者邪惜乎君無其時也雖然古之名臣由魚鹽而起者亦

多有之安知君之終不遇哉是為序

送姚驛丞序

置郵傳命古制也蓋天下之大如人一身命令宣布如人一身血脉之周流也血脉流注必繇十二經分十五絡而後貫於肢體骸竅之間少有積滯則氣不貫氣不貫則必痿痺不仁而有偏廢不舉之處甚至內傷臟腑元氣亦從之而索然矣置郵以傳命所係之重何異於是然則任是官者亦豈輕乎哉東莞姚本實邑大族子也以有司辟舉為臬司宣差尋以滿赴京師從事春官所至輒為

當道者所器重今年秋銓授泉之同安大輪驛丞
將之任鄉人寓京者徵予文送之予聞朝廷設
官分職如天之生是人也既予之性必賦之以形
內有五臟六腑外有五官四肢與夫股肱臂指腰
脊肩膊膂膈脊肋腋膈肘膝廉踝骭骭脰膈之類
各各比附聯絡闕一不可也然其所以能知覺運
動以相為用者以血脉為之周流也今夫百司庶
尹之羅列藩臬郡邑之分布所以上下相承彼此
相維體統不紊者抑亦以命令通達文移往來之
故耳所以然者豈非以置郵之設也哉然則是官

者即事而觀雖若小而緩然統而論之豈非大而
急者歟士生明時得為國家掌傳命之官亦
可謂榮也已矣予於本實行特推原古人所以設
置郵之意以為之告使其知所以自重而求稱其
職焉

送胡驛丞序

海陽胡深崇哲拜命得漳之雲霄驛丞將之官
友人鄉進士許孔彰徵予言以為崇哲之官之贈
且曰崇哲邑儒家子代有顯宦崇哲自幼習儒書
知禮明義又樂與賢士大夫游使繇他塗以進身

其名位當不止此今為資格所拘僅得一郵傳之職鄉人在京者咸惜其才而重其去幸毋靳一言以勗之嗟乎士有抱負而為資格之所拘此世所以徃徃有乏才之嘆也歟雖然資格僅足以病常才尔若夫茂異之才固已越常調而穎出豈資格所能病哉古之人起自微官而登顯宦者歷歷有之當是之時未嘗無資格也而其人皆能越出資格之外以立功名於當時垂芳烈於後世載諸史冊可數也我朝稽古建官其用人也固未嘗不用資格亦未嘗專用資格也乃者詔旨丁寧慮

以資格用人不能盡其才許內外大臣郡邑守長於僚屬之中凡有異才屈居卑冗即封章以聞不次用之者在令甲若吾崇哲所謂異才者非邪崇哲行矣異時八閩之間郵傳之職有以屈在下僚薦赴以應明詔者未必非吾子也尚勗之哉母謂秩卑而甘自棄母謂地遠而公自肆兢兢然以尊視卑以近待遠則由卑而尊自遠而近也可幾矣尚勗之哉母忽

送麥驛丞序

官以丞名古也 聖朝法古定制革去前代丞轄

之官而以丞名官布列中外者甚衆其品秩亦各不同其最崇者宗人府丞其次為兩京府丞其次為大理寺丞又其次為太常詹事太僕之丞與太光祿寺上林苑監及其屬之署皆有丞冑監丞品第八而各縣丞亦如之惟京縣則加一等為驛之有丞其秩最卑者也然諸司之丞皆以倅貳為職獨驛之丞為正員為專官焉蓋丞之為義承也用之倅貳所以承弼其長也用之專官所以承奉乎人也然居是官也可不隨厥名思厥義以盡厥職乎五羊麥信之拜命為丞于東原驛也其鄉上

舍生簡希召出予文送之且曰信之郡名家子幼亦習儒書為當道者辟舉從事藩府既來京執事銓曹屢為上官所喜今將之任幸巧一言予故舉中外官名之相同者告之雖然職有崇卑無一而非國家之臣子也顧其職之能盡與否耳崇卑非所論也彼穹官大職而瘠且曠焉又孰若其卑者之克稱哉然登高者必自卑始誠能畏慎謙卑庶潔寬厚以奉承乎上下四方之人則職事於是乎舉聲譽由是立名位自是乎崇則向所謂諸司之丞皆可歷階而進矣尚勉之哉

送江司庾序

天順五年夏 朝命通政司參議尹公督糧餉于河湟措置得宜公私兩便之時論翕然歸重焉所以然者雖公之高才卓識所致然一時從事左右者亦不能無力也初公將行奏辟祁門江庭尚掌書記庭尚雖發身府史中然甚有士行雅為公所愛重及竣事歸識庭尚者咸謂其將有不次之擢越常調而得美仕也必矣既而天官銓除僅得嘉興府倉正使衆莫不惜其負有用之才而不得可施之位沈鬱於下僚冗職而不見知於時也嗚呼

豈其然哉古之君子不擇官而仕彼擇官而仕者非其才之有所拘則其心之有所不足也苟吾之心無所不足吾之才無所拘闕何所往而不可是雖僻陋之邦卑污之職吾且休休焉于焉而與居繁美之地任清要之官無以異也彼得美官則氣欲吞滄溟身若塞宇宙一不如意則歎如久病虛羸之人 戚焉若不能一朝生者其人賢否相去何遠也况嘉禾文物之邦而倉庾之司專於主守歛散有時無趨承之勞無期會之煩其為職尤易稱吾知庭尚決不以此而動其心也庭尚將之

官予友康永韶甫與之同鄉求予言以贈其行予
不識庭尚然其人為尹公所辟為康公所友則其
為人可知矣其名與位當不止此故不辭而為序

賀張用亨受散官序

古之大臣以八柄詔其君以馭下一曰爵以序其
貴二曰祿以馭其富是富貴之柄在乎上也後世
經用不足為臣者或建議以上之所馭易下之所
有故下亦起而應之以已之富而售上之貴吁其
來也久矣乃者掌國計者建請定則例俾民輸粟
實邊受散官有差而仁和張君用亨實應 命得

承事郎品第七噫亦榮矣亦可謂遭遇其時矣士
之志於仕也有苦學一生奔走餘萬里抱白首紛
如之嘆而終不霑一命者人之殖夫貨也有僮指
數百千量牛馬以谷乃至經營百端而終身不免
徒步者孰若君生長輦轂之下當 朝廷熙洽之
時無營利之名有好義之譽一旦適逢其會從容
而得夫章服之華名器之榮夫豈無自而然哉予
聞君事親孝而友于兄弟雖居闕闕中而不孜孜
於利與人有所交質稱物平施而不為掇尅侵牟
之舉其殆近古所謂孝廉者歟使其生當有漢時

吾知其必為郡國所舉以並龔勝王吉而不納貨
為郎以與張釋之等伍也必矣於乎君有孝廉之
實而世無是科君非貨殖之徒而乃用貨以顯安
知非天假此名以彰君之實哉於是乎書以塞賀
君者之請

贈太醫院仲院判序

寶應仲君德明世以醫鳴江淮間為其邑醫學訓
科四方人士以事之兩京者道其間有疾必叩
其門君應之無難色湯劑所及非疾真不可起鮮
有不效者聲名籍甚播聞中朝召入太醫院

三年擢御醫又三年陞院判院判衆醫之領袖也
祖宗故事非精於其術久於其任者不可得否亦
卓有異能奇效足以竦動上下者然後得之君自
召至今首尾僅六春秋遽得以領袖群工出入
禁掖豈非殊恩異數乎夫醫之道大矣三代以來
咸設官以掌之至於我朝其制尤備在內則設
太醫院院之長為使判屬則御醫所以掌天下之
醫教也在外則設醫學府曰正科州曰典科縣曰
訓科所以掌府若州縣之醫教也夫掌府若州縣
之醫教則責之以利濟夫府若州縣之人使無天

闕疾患之干然則掌天下之醫教者獨無責哉無亦將責之以利濟天下矣乎雖然天下如許其大幅圓如許其廣生齒如許其繁彼二三人者亦烏能以徧及之哉吁是不然先正有言君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今夫京國之中上而九重次而百官庶尹下而至於士夫府史是皆制民命與推命而致之民者也於此而不為六氣所淫七情所湮血氣和平疾疢不生皆得以竭其心力盡其職業內焉以輔政外焉以立事使夫四方萬國群黎百姓各止其所全其生而日趨乎仁壽

域夫如是雖謂之利濟天下可也奚必自其哉君子究其所自必知所歸矣君之鄉人寓京者徵予言以為君賀予因推言及此君誠不鄙予言作而念之盡其心究其術帥其屬以期臻夫十全之效則所以報

聖天子之殊恩異數在是矣君其念哉

贈院判黃君致政詩序

南京太醫院判黃君楚祥歷任三年獻績來京師天官卿揆者令謂君年當致其事院使方君亦上章乞留君君曰七十致事禮也禮也者天之節

也天不可違禮其可踰乎毅然引年請歸一時
夫交口惜皆欲留之不可得成曰古者年至而致
事謂以筋力服官政者也若夫違心神以行道藝
者患其不能老爾幸其老矣方將籍之以為用顧
以老去焉可乎君留誠是也君曰不然大塊假我
以生而逸我以老禮謂七十曰老老而傳況人生
七 古以為希人雖欲我留其如天何其如天何
君即日束裝南行凡與君交好者相率賦詩送之
給事中程君以序見屬予自官 京師即與君相
往還相見間未嘗不論及醫往往歎前輩之凋謝

而醫之為道幾於中微方幸君出來留侍
天子左右率其同道相與譁明軒岐之術以中興
醫道而君又乞身以去嗟乎醫之道果終不明乎
哉予嘗謂下儒一等即醫也醫之術雖人人行而
醫之理不人人明也彼其嚙家傳之故迹按紙上
之陳言某方治某症某物主某病謂之行術可也
謂之明理可乎老成前輩所餘無幾而後生小子
稍有資質者方假別途以進身顧使庸庸汙下者
專衛生之術以司夫人之命可不可哉可不可哉
君行矣世之可以語此者蓋鮮也雖然古之人以

醫名世者如陶弘景孫思邈張潔古諸人皆非有位者也率能發明此理以淑諸其徒傳之後世而百世之下至今猶有賴焉予敢以是望諸黃君而書于諸君送行詩之首簡云

送施醫官序

下儒一等則醫也其書浩瀚其文雅奧其理幽微其術工巧而聖神非通於儒者莫能究其指歸以得其要領歷代咸設官掌之至我朝尤重其選內有太醫院外則府曰正科州曰典科縣曰訓科其品第與儒官等錫山施彥清氏以通醫起為其

邑之訓科予聞施氏業醫十有五世矣自外來者若蘇若常凡以顯顯方著名者皆其族也至其清父承其世業不顯顯於一家言自素難以下若張仲景氏王叔和氏錢仲陽氏以及近世劉張李朱諸家之言皆究心焉又以其餘力游泳翰墨詩宗唐人字學趙松雪一時縉紳大夫士莫不樂與之交非特以其醫也昆陽程進士永齡與其凡彥章同館舍且素善於彥清來永贈言為之言曰天地生人而賦之理與氣儒闡理以明人心醫養氣以安人身要之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然闡明其

理則養氣之方固在其中若徒養氣而不知以明
理為先其不至於費人而誤世也幾希彥清氏業
醫而通儒必能讀書窮理以立養氣之本合周孔
軒岐而一之矣

上方勵精圖治留神經術每延儒臣以講明理道
然而清閒之燕順神穰清稭真毓和以為養氣之
輔者亦不可無其人也萬一有以名聞行且召子
矣夫

送張御醫序

自有醫道以來推明其用者非止一家然大有力

於斯道者前稱長沙太守後稱潔古老人皆張氏
也長沙創為百十三方以治傷寒雜病準之然有
外感之證而無內傷之治後千餘年潔古生金之
李明醫道以授其徒李明之始為內傷之論以補
長沙之所未備而醫之用始全予素究心於醫每
遇四方人士輒問其地之世醫聞吳中有張養正
者醫道盛行於一方然未識其人天順中 朝廷
起天下能醫者集 京師中有張至和者其學一
本於明之治病專以養胃氣為主詢其世知其為
養正弟也用藥取效雖緩往往收十全之功意張

氏之於醫道何多聞人哉至和至即選人
供奉未幾擢為太醫院御醫一日以年
將歸吳中自院使以下咸惜其去俾其同官錢恒
氏徵予文以華其歸予惟張氏以醫鳴世若晉之
茂先齊之子信唐之鼎宋之洞金之子和輩其術
皆足以生其言皆足以垂世然皆莫若長沙
古之最也其正傳焉然論者或謂長沙治證詳於
北而略於南又謂潔古純徒有仁心而未必有其
術其然也其然哉予疑之久矣幸因張君歸而論
君告及於吳既以其術行之南承召來燕又

術行 之北南北之氣候固躬閱之矣所謂南
北果異 治否乎醫書如素難靈樞之類於理氣雖
詳而木 劑方劑製方始長沙自魏晉以至于宋罔
有異論 元之際始有河間之學宛丘之學所謂
有術者蓋指此也君自幼承家學今又居 京師
獲交天下名技官 禁近得凡中秘奇書所謂心
與術果二物否乎今君老而歸故鄉幸伯兄尚無
恙盍相與會梓二家之說拆衷南北之異推明心
術之同著為定說使天下後世復覩醫道之大全
咸曰張氏於醫道中又有其人矣豈不偉歟

贈方醫官序

官以醫名專其術者也群聚一郡之業斯術者而擇一人以長之不獨為之善而且為之師其人未易得也郡得其人非徒為其徒者賴之以長以師凡一郡之中自長吏以下以至於民庶皆賴焉以全其生以養其氣以保其天年是誠不易得也幸而得焉是誠一郡之人之幸也古睦方朶明仲甫累世醫業至明仲甫而術尤工為有司薦起為其郡之醫學正科既拜命郡之士夫仕諸朝者皆其郡人得所賴走謁予文以為之贈或者以

醫仁術也人患不能善其術尚士矣雖無職位亦可行其術以廣其仁不係於職位之有無也明仲甫睦產也固嘗行其術以仁其郡之人矣無俟乎今日之職位也嗟乎醫之學與儒同功聖朝稽古定官制於儒與醫其官等皆以學名蓋欲各明其道以淑諸其徒也雖然醫之道未易明也其為書也多至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其為理也玄微其為言也雅奧其為術也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用箴石之宜假藥味之滋審吐下汗溫之劑以施其神聖工

巧之法其道誠未易明也誠明其道以淑諸其徒則其術有本而仁之所及者廣矣遠矣夫然豈但一郡人賴之而已哉是宜諸君為之喜且幸也

送黃訓術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生於是長於是宦游於是老而歸休焉亦於是父兄宗族恒相與聚處姻婭交游恒相與過從田里閭巷井邑丘墟之間自幼至老恒相與游嬉未嘗一日暫去也間有去焉不久即旋非若後世易地而仕名一登仕版足一涉仕途即捐親戚去鄉井甚至終身不復歸者有之噫非

素也遠矣今世仕者惟以所技得官而不臨民然後得於其鄉郡士生斯世既遂其仕進之義而又不失其家居之樂而兩得焉者豈非榮且幸歟潮邑黃仲理氏少習儒書而旁通術數之學近以有司舉薦試中得為其邑陰陽學訓術既拜命其鄉人仕京者求予文以華其歸夫自司馬論九流其後劉歆七畧班固藝文志皆著陰陽家陰陽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所以授天時興民事使之因時而作業趨吉以避凶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聖人有憂之此

我朝陰陽學所以設而官所由建也然必用其鄉人者豈非以夫四方氣候不齊土俗各異必其土著者然後知其早晚之候趨避之方也我仕而得是官有官秩之榮無鄉土之思昔人所謂吏而隱者蓋近是矣謂其為榮且幸非邪仲璫行矣其尚思所以殫厥心究厥術稱其官常和其鄉曲勿若異鄉人然傳舍視其官萍梗視夫人而漁獵之也

贈鄉人林訓術序

文邑陰陽訓術林君高謹厚口直不苟取予邑

之白眉者也予友侍御邢君與之同邑嘗為予其為人予識之心也久矣今承藩檄部進羅斛園方物來京師予始面之審其實果稱所言益信侍御君之言其有所試我無何事竣告別將去侍御君求予言贈別焉且曰林君必得予言而不敢言幸為我一言之無靳嗟乎予言何足為人輕重乎哉而君乃必欲得之請誦所聞君擇焉古之人有嚴君平者依卜筮以教人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又有三彥方者行義為鄉里所取信賢訟曲直者必歸焉或至途

而返或望廬而還又有陽元宗者居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德而化者幾千人之二三君子皆隱者也無官守焉無名位焉而其風聲所被自足以化人而善俗者如是是豈無故哉今君仕不出鄉雖吏猶隱也處鄉邑之間以方技為任上而令佐勢得以近下而問閭情得以通其視古之人無官守名位者其勢猶易然矣蓋亦思所以效法之者乎且吾郡之俗之淳首稱文邑自昔厚倫理尚禮義不好鬪訟不事華侈人之質朴至有老死足跡未嘗一至縣門下者今則漸漸不然矣君邑之白眉

所屬者也所以然化潛乎還乎古昔之淳者君之望尚誰望耶一鄉有善俗則一鄉之福君亦有意於此否耶君讀書知禮而其子鸞又以儒為業可與言者也故與之言以塞侍御君之命云

送怡雲還武昌詩序

湖湘間多異人往往奇迹老子法中率多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如韓昌黎所見者豈生其地者固然耶抑習其法者不能不然耶何相去數百年間其人之氣習恒如世一人也是豈無其故而然耶武當官道士羅怡雲以當道薦為武昌府副

都紀既拜命朝士有賦詩送之者屬予以序予
雖不識怡雲然以平昔所常見者推之意其為
必如前所云者無以異也大抵氣專則不泛及容
寂則不外驚多藝則不可器善游則不可羈怡雲
於是四者果有諸身乎抑無也昔擲之廖道士嘗
以是見稱於昌黎既文以送之且問以魁竒忠信
材德之民而責之以不見告彼廖師者一道士耳
烏足以知魁竒忠信材德之人而昌黎問之不置
若其真有所隱而不肯告者豈廖師亦斯人之徒
歟嗟乎克於中者專一形於外者寂靜材德之

固不若是止然能是亦庶幾焉但彼溺於異教而
自知耳昌黎疑在廖師之身誠在其身矣身
之則其所與游者可知已怡雲素為其徒所推今
之胡合領其徒之衣乎且江湖湘都會之間
生口之也習見之於師之流也是亦魁竒忠信
材德之民也徒游與斯與游必皆若而
人一人雲賦一一試之以驗予言如何雖然生
其一而於其無習其法也以其所聞也所以異
人而此法不能自見也如湖湘間必有
出六之與法表見於如惠而之張師

昔為去歸以見之

賀山恩况任持宗余之人

銜衣掌衛事都指揮表公當

英宗皇帝車駕北狩時適在侍從之列既而扈駕
來歸荐膺寵任恩數無比乃圖所以報稱者仰
惟天下之物無足以稱揚聖德之大乃捐微時
居宅以為道觀蓋將希神天之休以為報答之地
顧其規制之大用度之侈創始惟艱非得清脩而
有心計者不足以成事博謀之衆乃僉以神樂觀
知觀陸白觀之高第集子蔡宗白以應宗白果

心協力克底成功落成之日錦衣公以聞
勅賜額曰崇恩表厥志也既而衆謂創始之功既
出於宗白而所以守其成者亦惟宗白是宜於是
春官卿聞之乃檄宗白專主觀席于以奉明神
迓景貺保規制以不墜延香火於無窮其責任蓋
亦不甚輕也予嘗謂天下之事皆可以智力為之
惟所以交神明通肝鬲則有非智力所能及者蓋
人於事物之來物我相對彼此相照可以言察可
以色觀可以氣求可以力制可以計避惟人之於
神明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譬如有人潛居暗室之

中以觀吾室外之人之所為吾則不彼見而彼之於吾則瞭然矣可不畏哉可不慎哉故人之交神明者非潔白無疵誠實無偽恪勤匪懈不足以致感通也宗白之為人予雖不之知然觀其為衆人所推舉而受錦衣公之知其必有以過乎人矣不知宗白果能潔白無疵矣乎誠實無偽矣乎恪勤匪懈矣乎有未能則勉之已能則勉之又勉可也若然非但不負錦衣公之所委託且將有以致神明之昭格來 國家之休徵而於已身亦有所資益矣乎地官主事孫義於宗白有契也請文為賀

於是乎書以勗之

送鄉人林洞清都紀序

瓊城西郭外村曰下田予世家于斯按道家書人身三田有上中下其下田為氣海是為精區又名丹田說者謂得斗柄之機斡轉則上下循環如大河之流轉也村居之名偶合仙丹之說意者先世曾有學道之流慕仙之侶居焉予家食時客有過予者問以村名輒舉是說以戲之比予以文學遭遇 聖明入官 禁近客有舉前說以復予者曰曩子恒以村居詫人自謂之仙居今予膺瀛洲之

選步玉堂登鑿坡凌玉清以溯紫霄豈真所謂仙
耶予笑之而不吝比鄰有學道者林洞清氏自童
孺時相與聚嬉戲比長各散去以業所業洞清之
舅氏楊公道顯統黃冠師為郡都紀俾洞清從同
里林公宗哲學行持禱祈之法洞清盡得其秘又
學琴于韶倅五羊涂先生景旻用是為縉紳大夫
所與歲在戊子為有司推薦起繼舅氏之職來
京師洞清所居距予家不一里大聲而呼可相聞
也久別而晤不勝空谷足音之喜一見之際輒自
念曰向所謂丹田學道之侶其斯人耶非耶今年

春得官將歸予通家弟陳秉和時以閭右實
師謂予不可無言以垂其歸予惟吾郡居大海中
四望無際皆瀛天之主浸殆與仙家所謂蓬萊方
丈瀛洲者相類吾下田村當郡中山水最明秀處
形勢之環合風氣之綿密溪流練澄田滕棊布環
城數百里之間名山勝景皆效竒獻秀於顧盼之
間則夫其名有合於仙家丹田之稱豈不有自我
予與洞清暨秉和俱生長于斯洞清脫去塵俗以
領袖夫千里學道之徒謂其亦有得於茲地之助
不可謂非也昔庚桑楚為老聃之役而得其道居

畏壘之山三年而大穰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今洞清生吾田村奚趨庚桑楚之居畏壘且以老氏為學以行持禱祈為事庶幾吾西廂下田之人永無疵癘而歲歲獲豐穰之慶亦如畏壘之人矣乎雖然洞清官都紀統一郡之道教又不專為一鄉也其尚痛自鞭辟勉加脩持益推而廣之以及夫一郡之人幸予他日賜告歸榮故鄉追亦童孺時嬉遊處詢諸故老以驗予之所期果能日不足而歲有餘否乎

瓊臺類彙卷之三十